

在风中看云

郝壮壮

雨霁天晴，寰宇澄清。天心处更是蓝得要滴下来，仿佛一匹光滑的湛蓝缎子，仿佛一只最纯净的水晶酒杯。风徐徐吹来，刚刚洗过的头发和雨后的青草一样地在风中轻轻摇曳，恍惚间，竟觉得自己变成了大地，不由得躺下来，与真实的大地合二为一。于是，视域中的天，更蓝，也更宽展了，似乎无边无垠，朵朵絮状的白云悠悠飘游，像极张着白帆的巨大航船。在风中，云船行过之处，荡起涟漪，一环一环，如梦如幻，如世界美好般环环相扣。

好久没有在风中，如此闲适地看云了。细细回想，近几年的光阴中，真的从未出现过今日这般美好的风景？还是自己被圈定在固定的圈围内，未敢尝试逾越，从而错过诸多美景？

去年今日，春光应当还是一样的春光，一样的春和景明，一样的云白风清，有悦耳的鸟鸣，有芬芳的花朵，但说实话，我并没有储存下什么美好的回忆。彼时的我还未曾找到工作，考研考公均名落孙山，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上岸”，自己却溺于水中，心里五味杂陈。那会儿的我，虽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常常试图用叫骂或者沉默来掩饰内心的慌张，但就像赤脚在泥土上行走一般，一切全是一目了然的。我以为跌几下脚，吼几嗓子，便可以震慑生活，可其实连自己都无法被说服。

情绪的失落与内心的慌张，必然伴随着兴致的萧索。于是来去匆匆，景色也从不欣赏，可找工作的进度却并未因此而加快，再加上毕业前的种种琐碎，许多时候，自己都觉得已经忙到头脑发昏、四肢疲软了，可睡前一回顾，又仿佛一天什么都没做。那些日子，就像一本荒凉的暑假作业，内容其实并

不深奥难懂，但每每看到，都让人感到无比煎熬。

时间再往前追溯一年，也就是前年。前年并不比去年好。初人大三，学业的压力较之于大一大二，陡然加重，本就有手忙脚乱的自己，又被迫面对人生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是升学继续读书，还是就业。其实生活是没那么多选择的，只是局中人往往不自知罢了。想起高一时，常常在课余闲暇翻阅浏览各个名牌大学的信息，甚至于在网上搜索有关它们的视频，并一帧一帧地细细对比，像小孩子选玩具一样认真而又细致地挑选，可真正到了高三，才发现曾经所有的挑选都是多余的。纵然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仍够不到曾经自以为的“囊中之物”。

大三也是这样。自己过于孱弱的英语学科其实让升学之路已经是山重水复，甚至是山穷水尽，但正如弗罗斯特之诗云：“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与诗人不同的是，他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条，我却选了人迹更多的那条；在我上学时，考研已经蔚然成风，几乎每一个学子都认为，只有读了硕士，才不枉寒窗十载。我也要比诗人更为幸运一些，他在诗中，只走了一条路，而我在考研折戟后，又走了另一条，两条路都走了。虽然都走得很艰难，但不论怎么说，两条路上的风我都吹过，两条路上的云，我也都看过。

在这两条路上踽踽独行中，结识了一个女孩。因为她，我对“生活之选择，往往不在自己掌中”的观点，有了改变。

这是一个在三条路上吹风看云的女孩。女孩很漂亮，个子不高，一米六二三的样子，而且很纤瘦，估计体重也不会超过九十斤，贾平凹曾在散文《风雨》中写过一个被

风吹得无法行走的女孩，我每次读那篇散文，都会联想到她。然而看似纤瘦的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相熟以后，女孩也由以前的寡言少语变得活力四射，有一次闲聊，她讲起了她的过往，讲到兴头上，她竟从手机相册中翻出一张照片，那是一个极为肥胖的女孩，观其身形，如视一枚鸡蛋。她笑着说，那个女孩，是高中时的她。我起先不信，以为她是说笑，将照片放大后细细对比五官，才知她并非妄言。后来，看了一部关于减肥励志的电影，才微微懂得了她的坚毅与不易。

女孩的名字中，有个玉字旁的字。总以为，玉都是温润而脆弱的，却也有如此刚硬之处。不由得想起了一种玉——璋，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且质地坚硬，甚至可以当做武器，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本名“朱重八”，因仇恨元朝末期的残暴统治，更名为“朱元璋”，“朱元璋”，即“诛元璋”。

女孩的刚硬，更体现于她同时在三条路的风中看云。高考时，她因祖父的病逝而心情沮丧，发挥失常，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大学四年每次提及，都面露遗憾。考研时，又与心心念念的学府以两分之差错过，尽管她的成绩可以在另一所并不差的高校读研，她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二战”。“二战”之途，本就遍布艰险，困难重重，跋涉成功者不过十之二三，她却在此险途中，又人为增添了考公和法考两条险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诚然。经历了三百多天的奋斗后，她三条路，均跋涉成功。听到她亲口讲述她一年来的努力与收获时，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以至看到她将自己一年多来的艰辛与拼搏剪辑成的视频时，泪落潸然。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与包拯齐名的

“青天”，叫海瑞。海瑞也是一个极瘦之人，他幼年无父，中年无子，家徒四壁，又出生于海南，在古代，属于“南蛮”。他还没有功名，在进士多如牛毛的历史长河中，他仅仅是个举人，还是快五十多岁时才考中的。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上帝给他安排了一场山重水复，甚至是山穷水尽的人生，但他出而为官，不事官职大小，不论事情难易，凡有益于民者，皆竭力去做，甚至于面对那个满朝文武无一人敢劝谏的极聪慧极狠毒的嘉靖皇帝，仍买棺死谏，上奏《治安疏》。史曰：“明，始亡于嘉靖。”海瑞必也心知自己救不了飘摇中的大明，但山重水复也好，山穷水尽也罢，一本《治安疏》，奏出千古回响，其袅袅之音，万世不绝。

关于《治安疏》，史书上仅仅记载了海瑞买棺上疏，向好友托付家小的事情，不过寥寥数笔。我们无法想象这个瘦削贫穷的“蛮夷之人”，在经历了多少天的思想彷徨，度过了多少夜的辗转难眠之后，才提笔写那本“泣血上奏”的奏疏。望着两鬓斑白的老母亲，望着身怀六甲的妻子，我想，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其心中之万般不舍，非常人可理解。他四岁丧父，无姐妹弟兄，步履蹒跚的老母亲，是他的唯一血亲；他膝下无子，仅一女还早夭，身怀六甲的结发妻，是他人生的全部。大明王朝已是沉河难愈，这本奏疏，除了为自己招致祸患，还能带来什么呢？但他终究迈向了人迹罕至的那条路，面迎青天天下清而凛冽的风，望向那朵孤独清白的云。

风起云涌，风吹来，云散去，人生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命运有可行处，亦有不可行处，山有尽，水有穷，但总有风吹过脸颊，总有云悠然漂游。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春雷阵阵，惊蛰万物，百花争艳吐芳，蝶飞蜂舞。人们挣脱严冬的束缚，踏着轻快而矫健步履迈向广袤的原野，展开双臂拥抱春天气息，享受大自然馈赠。

于是乎，应运派生出梨花节、杏花节、桃花节等等不一而足，洋溢着浓郁的商贾气息。然而在这熙熙攘攘的喧闹中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大有“感时花溅泪”的思绪穿越时空隧道，眼前浮现少年时梨花园的美景。我家在安徽城东二十里路的一个村子，村子地貌何像一张弓箭，弓北弦南，在弦处是偌大的黄土坡，坡上长满了梨树，树的行间距大致相等，纵横交错呈井字形，硕大冠冠多为蘑菇形。到了阳春三月，那洁白的梨花像堆积的一个个小山包，诚如唐代伟大的诗人岑参笔下“乎无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壮丽景象。随着徐徐春风吹拂，飘香四溢，十里芬芳。花谢时，犹如天女散花，顿时，地面白茫茫像铺上了薄薄的棉花，那景象何止是壮观，简直令人心醉。

更重要的是梨树拯救了我们的性命，在计划经济粮食短缺时代，每家至少能分到有两棵树，卖梨的钱舍不得用，到青黄不接时度日之用，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问爷爷是哪个祖宗做的好事，他说他记事的时候就有那么大的梨树，梨树生长得很缓慢，最大的三人合抱不住，最小的也水桶粗，没有几百年漫长岁月历练难以长成如此巨树，翻开我们族谱，自明万历年间由湖北麻城迁徙而来，掐指一算将近四百个春秋，或许先辈思念故土带上心爱的树种借此消弭难熬的乡愁。随着岁月流逝人口不断壮大，大房人住在山梁的西南面，我们是小房住在东北方，这样东北到西南就形成了一条路，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就以那条路划分成独立的生产队。

到立秋时节梨子接近成熟，为防盗晚上队里就要派人看梨，成年人白天要干重活怕露水和风湿多不愿去，那时我十几岁不知道这些，谁说不去我赶忙顶上，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那时经常饥肠辘辘，晚上看梨随便吃梨子充饥外还能挣上三分工分补贴家庭。路边那棵三人合抱不住的梨树米高就发叉，我们飞身一跃而上，桶粗的树枝横向延伸，在树枝上搭张晒席用草绳绑成A字形，然后将竹笆子担在两树枝之间就成了下榻栖身的地方，秋风吹拂树枝微微摇摆，犹如婴儿摇篮，躺在上面是那么的舒适惬意。饿了那密密麻麻的梨子任你挑选，其实，大自然的生物才是人类的老师，那么大的梨园，梨子形状各异，味道千差万别，我们难以辨别，有种昆虫我们叫“金巴牛”，它啃了的梨子那是绝佳香甜，晚上在白皑皑的月光映照下，将树枝轻轻一晃动“金巴牛”嗡的一声起飞，它啃过的那个梨香气扑鼻，可惜它为我白忙活了一场。

到了完全成熟期，队上组织眼力好的人评估每棵树的产量，评估时将树皮刮上一小块，写上编号和斤两，每户按人数分，为了公平采取抓阄的方法，若人少抓了大树就给别人退数量。唯一一棵白梨树特别，树叶泛白色且叶子比其它都厚实肥大，树冠轮廓遮地足足有一亩，梨子形状像秤砣，成熟后皮很薄，比一般梨成熟得晚些，在中秋节时才上味，随着秋意渐深芳香沁人心脾。集体摘后分配到户，各家将梨子装在大框子里，上面盖上一层厚厚的壳壳，过半个月取出来散发浓烈的香气并伴有淡淡地醇香，博得顾客青睐，也因此卖上好价钱。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九八二年土地承包到户，为了吃饱饭，一夜之间，曾经赖以生存的偌大梨园轰然倒下，那凄惨的场景现在一想起仍心里在滴血，是这年代人的罪孽，真是人穷志短啊，假若梨园还健在，这里不用任何装点打造，是绝佳的梨花节首选地。我们门前应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锣鼓喧天，商贾云集的地方，无奈这场最终将成永不苏醒的梦幻，是心里永远的痛。

梨花节，惊蛰万物，百花争艳吐芳，蝶飞蜂舞。人们挣脱严冬的束缚，踏着轻快而矫健步履迈向广袤的原野，展开双臂拥抱春天气息，享受大自然馈赠。

于是乎，应运派生出梨花节、杏花节、桃花节等等不一而足，洋溢着浓郁的商贾气息。然而在这熙熙攘攘的喧闹中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大有“感时花溅泪”的思绪穿越时空隧道，眼前浮现少年时梨花园的美景。我家在安徽城东二十里路的一个村子，村子地貌何像一张弓箭，弓北弦南，在弦处是偌大的黄土坡，坡上长满了梨树，树的行间距大致相等，纵横交错呈井字形，硕大冠冠多为蘑菇形。到了阳春三月，那洁白的梨花像堆积的一个个小山包，诚如唐代伟大的诗人岑参笔下“乎无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壮丽景象。随着徐徐春风吹拂，飘香四溢，十里芬芳。花谢时，犹如天女散花，顿时，地面白茫茫像铺上了薄薄的棉花，那景象何止是壮观，简直令人心醉。

更重要的是梨树拯救了我们的性命，在计划经济粮食短缺时代，每家至少能分到有两棵树，卖梨的钱舍不得用，到青黄不接时度日之用，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问爷爷是哪个祖宗做的好事，他说他记事的时候就有那么大的梨树，梨树生长得很缓慢，最大的三人合抱不住，最小的也水桶粗，没有几百年漫长岁月历练难以长成如此巨树，翻开我们族谱，自明万历年间由湖北麻城迁徙而来，掐指一算将近四百个春秋，或许先辈思念故土带上心爱的树种借此消弭难熬的乡愁。随着岁月流逝人口不断壮大，大房人住在山梁的西南面，我们是小房住在东北方，这样东北到西南就形成了一条路，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就以那条路划分成独立的生产队。

到立秋时节梨子接近成熟，为防盗晚上队里就要派人看梨，成年人白天要干重活怕露水和风湿多不愿去，那时我十几岁不知道这些，谁说不去我赶忙顶上，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那时经常饥肠辘辘，晚上看梨随便吃梨子充饥外还能挣上三分工分补贴家庭。路边那棵三人合抱不住的梨树米高就发叉，我们飞身一跃而上，桶粗的树枝横向延伸，在树枝上搭张晒席用草绳绑成A字形，然后将竹笆子担在两树枝之间就成了下榻栖身的地方，秋风吹拂树枝微微摇摆，犹如婴儿摇篮，躺在上面是那么的舒适惬意。饿了那密密麻麻的梨子任你挑选，其实，大自然的生物才是人类的老师，那么大的梨园，梨子形状各异，味道千差万别，我们难以辨别，有种昆虫我们叫“金巴牛”，它啃了的梨子那是绝佳香甜，晚上在白皑皑的月光映照下，将树枝轻轻一晃动“金巴牛”嗡的一声起飞，它啃过的那个梨香气扑鼻，可惜它为我白忙活了一场。

到了完全成熟期，队上组织眼力好的人评估每棵树的产量，评估时将树皮刮上一小块，写上编号和斤两，每户按人数分，为了公平采取抓阄的方法，若人少抓了大树就给别人退数量。唯一一棵白梨树特别，树叶泛白色且叶子比其它都厚实肥大，树冠轮廓遮地足足有一亩，梨子形状像秤砣，成熟后皮很薄，比一般梨成熟得晚些，在中秋节时才上味，随着秋意渐深芳香沁人心脾。集体摘后分配到户，各家将梨子装在大框子里，上面盖上一层厚厚的壳壳，过半个月取出来散发浓烈的香气并伴有淡淡地醇香，博得顾客青睐，也因此卖上好价钱。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九八二年土地承包到户，为了吃饱饭，一夜之间，曾经赖以生存的偌大梨园轰然倒下，那凄惨的场景现在一想起仍心里在滴血，是这年代人的罪孽，真是人穷志短啊，假若梨园还健在，这里不用任何装点打造，是绝佳的梨花节首选地。我们门前应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锣鼓喧天，商贾云集的地方，无奈这场最终将成永不苏醒的梦幻，是心里永远的痛。

风，吹得无法行走的女孩，我每次读那篇散文，都会联想到她。然而看似纤瘦的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相熟以后，女孩也由以前的寡言少语变得活力四射，有一次闲聊，她讲起了她的过往，讲到兴头上，她竟从手机相册中翻出一张照片，那是一个极为肥胖的女孩，观其身形，如视一枚鸡蛋。她笑着说，那个女孩，是高中时的她。我起先不信，以为她是说笑，将照片放大后细细对比五官，才知她并非妄言。后来，看了一部关于减肥励志的电影，才微微懂得了她的坚毅与不易。

女孩的名字中，有个玉字旁的字。总以为，玉都是温润而脆弱的，却也有如此刚硬之处。不由得想起了一种玉——璋，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且质地坚硬，甚至可以当做武器，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本名“朱重八”，因仇恨元朝末期的残暴统治，更名为“朱元璋”，“朱元璋”，即“诛元璋”。

女孩的刚硬，更体现于她同时在三条路的风中看云。高考时，她因祖父的病逝而心情沮丧，发挥失常，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大学四年每次提及，都面露遗憾。考研时，又与心心念念的学府以两分之差错过，尽管她的成绩可以在另一所并不差的高校读研，她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二战”。“二战”之途，本就遍布艰险，困难重重，跋涉成功者不过十之二三，她却在此险途中，又人为增添了考公和法考两条险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诚然。经历了三百多天的奋斗后，她三条路，均跋涉成功。听到她亲口讲述她一年来的努力与收获时，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以至看到她将自己一年多来的艰辛与拼搏剪辑成的视频时，泪落潸然。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与包拯齐名的“青天”，叫海瑞。海瑞也是一个极瘦之人，他幼年无父，中年无子，家徒四壁，又出生于海南，在古代，属于“南蛮”。他还没有功名，在进士多如牛毛的历史长河中，他仅仅是个举人，还是快五十多岁时才考中的。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上帝给他安排了一场山重水复，甚至是山穷水尽的人生，但他出而为官，不事官职大小，不论事情难易，凡有益于民者，皆竭力去做，甚至于面对那个满朝文武无一人敢劝谏的极聪慧极狠毒的嘉靖皇帝，仍买棺死谏，上奏《治安疏》。史曰：“明，始亡于嘉靖。”海瑞必也心知自己救不了飘摇中的大明，但山重水复也好，山穷水尽也罢，一本《治安疏》，奏出千古回响，其袅袅之音，万世不绝。

关于《治安疏》，史书上仅仅记载了海瑞买棺上疏，向好友托付家小的事情，不过寥寥数笔。我们无法想象这个瘦削贫穷的“蛮夷之人”，在经历了多少天的思想彷徨，度过了多少夜的辗转难眠之后，才提笔写那本“泣血上奏”的奏疏。望着两鬓斑白的老母亲，望着身怀六甲的妻子，我想，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其心中之万般不舍，非常人可理解。他四岁丧父，无姐妹弟兄，步履蹒跚的老母亲，是他的唯一血亲；他膝下无子，仅一女还早夭，身怀六甲的结发妻，是他人生的全部。大明王朝已是沉河难愈，这本奏疏，除了为自己招致祸患，还能带来什么呢？但他终究迈向了人迹罕至的那条路，面迎青天天下清而凛冽的风，望向那朵孤独清白的云。

风起云涌，风吹来，云散去，人生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命运有可行处，亦有不可行处，山有尽，水有穷，但总有风吹过脸颊，总有云悠然漂游。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春天，双乳镇是月河川道上的一个小镇，一点点春天的景象就能塞得满满当当。镇政府的院子在月河北岸的一块小高地上，向南望，能看见一半的镇子。镇街从东向西不过百十米，用不了一眼就能看到头，南北向的小巷子也不过四五条，下街头的人打个喷嚏上街头的人都听得出来是谁的声音。就是因为小，所以热闹来得快去得也快，新塘河堤上的柳树长出一个嫩芽，卜浪沟的柳树上的芽头也不会超过三个，一切都显得整齐划一步调一致。

月河南面的山高些，也陡些。朱家槽的顶上还攒着些雪，萌发新绿的林木远远地望去印证了“远山如黛”的诗情画意，黑白相交之处的烟火缭绕缥缈。从镇街往北看，目之所及的最高处就是沈家寨，红瓦压着白墙的民居沿着沈家寨延伸出来的坡线与月河冲击而成的坝子错落有致的分布，鸡犬相闻的阡陌联通着通村的各条道路，太阳一翻过东边的长寿山便将整个集镇照得亮堂堂，无论而露一体均沾。

梨花泪

汉滨 余武恩



春花如梦 廖霖 摄
第 1388 期

相机

汉滨 陈均威

一支变焦镜头
在旖旎的风景里行走
于忙碌的人群中奔波
紧随寻梦的步伐
聚焦锦绣山河，五味人生
取景于方寸之间
构图于大千世界
用快门率住不归的时光
定格瞬间永恒
用脚步丈量山川

三五五岳，山野百花
万盏灯火，故乡明月
把时光雕刻成影像
一张一张揣进怀里
把推梦图画带回家
在清脆的咔嚓声中
将一次次怦然心动
凝聚成记忆里
一个又一个
耐人寻味的故事

春山(外一首)

汉滨 白怀岗

来，需只争朝夕
迟了，鸟鸣会落满眉头
耽误你在白云深处的写生
学一名小学生
从晨课开始
仿佛有童话从夜色中生长
有高大的玉兰
一萼萼的连翘花
你肯定熟悉，也会热爱
那一首首每天重复的乐章
可以根植，亦可倾听
春山在望，你亦为主人

木屋
溪水叮咚，与小径并肩而行
青苔斑驳处，门楣依稀
似故人，如老友
光阴在这里熬成了一棵棵古木
风，曾意义铁马
雨，曾君临天下
一道柴扉
隔离多少人世繁华
是后来者，终于土著
笑着云卷云舒
年复一年的春风吹又生
是满山草木一样的绿色梦境

樱花

汉滨 姜华

我这样叙述樱花
先是一朵樱花开了。然后是一树
一片、一个湾，几面山开花了
此时有风，牵着蜜蜂、蝴蝶的翅膀
飞过来，满世界都是清爽的风
草香、叶香、炊烟和樱花的香味
让一个名词开花

春风渡

汉滨 姜华

春天的花汛子，从锦鲤的腮红中
涌出，一群游动的小蝌蚪
省略了冬天，汉江两岸的樱花
不小心，在水里泄露了春光

江水不急不缓，从望江亭前流过
一些生命沉下去，一些生命浮
上来，树上的叶子一样。在江边行走
你听不出水在哭，还是在笑

不憎恨也不抱怨，流不过去的地方
就拐个弯。就这样一直在流
继续在流。一些故事随风走了
一些故事从水路走了

一树白樱花灿烂在水的彼岸
谁来这个三月渡我

开门见山

汉阴 程鹏

双乳镇是月河川道上的一个小镇，一点点春天的景象就能塞得满满当当。镇政府的院子在月河北岸的一块小高地上，向南望，能看见一半的镇子。镇街从东向西不过百十米，用不了一眼就能看到头，南北向的小巷子也不过四五条，下街头的人打个喷嚏上街头的人都听得出来是谁的声音。就是因为小，所以热闹来得快去得也快，新塘河堤上的柳树长出一个嫩芽，卜浪沟的柳树上的芽头也不会超过三个，一切都显得整齐划一步调一致。

月河南面的山高些，也陡些。朱家槽的顶上还攒着些雪，萌发新绿的林木远远地望去印证了“远山如黛”的诗情画意，黑白相交之处的烟火缭绕缥缈。从镇街往北看，目之所及的最高处就是沈家寨，红瓦压着白墙的民居沿着沈家寨延伸出来的坡线与月河冲击而成的坝子错落有致的分布，鸡犬相闻的阡陌联通着通村的各条道路，太阳一翻过东边的长寿山便将整个集镇照得亮堂堂，无论而露一体均沾。

春天的前半段是清闲的。在双乳集镇周围茶余饭后的去处一般都是千亩荷塘，恬静的乡村小路一路的窃窃私语，行至窄处三三两两的儿童追逐而过，惊得越冬的水鸟扑棱棱的惊慌四散，而在荷塘安家的各类水鸟却习以为常的不会被这毫无恶意的喧嚣打扰。

气温回升得快，过了惊蛰节气鸣虫苏醒，田埂上的嫩芽已钻出一大截，还不能伴着微微春风摇曳，在那些嫩芽旁站立一阵能察觉到那色彩顺着脚蹼慢慢地往上爬，一点一点地浸润呼吸，这样的感觉是柔和的，没有夏日那般激烈。这个时节沿着荷塘里的步道不停留地走一圈大约要四十分钟，沿途全部都是国画里残荷的意境，若是能懂得欣赏吴冠中的画，那身临其境的妙不可言之感便会油然而生。

要看双乳镇还是要等到清明过后，那时的荷塘里新生的“尖尖角”依偎着残荷枝干奋发向上，蓬勃之气全部破土而出，赞美或是感叹生命之伟大，自然之神奇都会有各自的心得。如若不是正好碰见放学的孩童，你会听见他们不由自主地背诵万里的《小池》和贺知章的《咏柳》，在奇妙之中的奇妙是传统审美在斗转星移之间的传承，也不仅仅是传承，更多的是传统美学激发的共情。

开门见到的山，总有想向它走去的冲动。顺着卜浪沟往北走，到了双安路口就只能沿着沈家寨的坡脚走了。山腰或是山顶，一簇簇的山花很是耀眼，晴空之下总是能聚焦目光。月河川道以北的浅山中高差不大，因此季节的差异不可见，山上的风景和坝子里的风景相得益彰。寻一处台地，目之所及的不只是慰藉，更多是对自然的艳羡以及内心的启发。

都说在外打拼的人对故乡的记忆只有冬天。对于奋斗的向往，是发往五湖四海的车票。这春日的生机多少都有一些鼓励意义，季节变换带来的温暖也是恰到好处，正是这些在外的拼搏带回来带回了财富留下了安宁祥和。年复一年的奋斗让风调雨顺变得理所当然，而后就是共享国泰民安。

生长的力量

平利 蔡森

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和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在城中租了一套房子。一楼，昏暗而潮湿，房屋年久失修，下水道里的积水时常从卫生间里往外泛。

她实在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租这样的房子？你带着她转到西侧的阳台上，那里有一片荒地。你用手指了指，她搞不懂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你说，来年这里将长满一笼一笼的蔬菜，阳台上的枯藤是葡萄架，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既可以避暑，又可以吃葡萄。单元门口还有一棵白且木树，樱红色的小花会在时间中慢慢结果，那会儿可以吃上自己种的西红柿了。

她笑了，当然不是被你的畅想所感动，而是觉得你的脑子里有毛病。谁能真正离开土地呢？城里的土是后建筑时代的产物，它们被挖掘机运来运去，可即便这样，春雪消融之后仍然如满天繁星从土里爬出一层绿来。一有闲暇时间，你就拿着铲子翻土，晾晒，平整一块菜地。它们在城中多么孤独，可依然那么惹人怜爱。菜长出来，没有施肥，长相丑陋，味道涩中带苦，可吃起来却有一股久违的清香。

你们一起种菜，菜薹被掐掉以后又在某一个夜晚探出头来。她第一次学会了抓莴笋的时候要旋转几圈再扭断而不是用蛮力。繁重的工作之余，你们蹲在阳台上看着蜜蜂采蜜，蜘蛛布网，蚂蚁打架，它们的声音微小却盖住了隔墙以外鸣笛声。可这样的日子过得太快，一年以后，房屋售出，重新装修。先是菜地被废弃，后来路过时才发现，它们再次被禁锢。黄土之上是水泥面，人们坐在上面一边打麻将一边擦汗，只有墙角的沿阶草在风中打哈欠，似一曲挽歌。

搬离了之后，她反而更想有一块自己的土地。而这也是你多年以来的夙愿，可在城中又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那年，你们结婚，回到深山之中。雪地里拱起的白菜就是婆婆的菜地，她一生节俭而吝啬，不认字也不会任何电子产品。她是山上最忙的人，直到去世前还在侍弄土地，房屋里堆着自己种的洋芋，大门上挂着尚未干透的玉米。她高龄去世，入土为安，终其一生也未曾离开过土地。

你的身上似乎有一股血脉，土地烙印其中。土地是最忠实的朋友，旧时战乱种地可保命，盛世种地可怡情。一块土地，即使使什么也不种它还是会在岁月中开花结果。晴耕雨读，土地的伦理一直在传承。如今你却离土地越来越远，但依旧坚信生长的力量。

单位老人退休的时候，留下一杯花土装在喝水的瓷杯里。你并不知道它原来长出过什么，想起来了就去浇水，一周后开始有绿苗探出头来，三个月后你出差回来，却发现开花了，神奇的是颜色还各不相同。时至今日，你仍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但你知道它们是土地的代言人，言辞已经不再重要。

你从祖辈的手中接过农具，却没有接过一块完整属于自己的土地。双手生疏，笨拙的农业史被城市切割成碎片，只有一杯故土的土静卧在书架上。土地成为城中稀缺之物，只要有土地在，故乡就在，只有故乡才能接纳所有，包括死亡。

